

「剩菜盲盒」如今是「萬物皆可盲盒」的時代。玩具盲盒、衣服盲盒、機票盲盒早就弱爆了，翡翠盲盒、榴槤盲盒、蚌珠盲盒，將好奇心、未知性與賭的成分更升級一步。如今，又輪到了「剩菜盲盒」。

內地甚至已經有了多個專門經營「剩菜盲盒」的互聯網平台。商家在晚上七八點之後，將當天沒有賣完的食品，麵包、壽司、餃子、滷味、甜品、果切、盒飯等，以盲盒形式打折售賣。商家減少浪費，顧客省錢實惠，又增加了趣味性，受到熱衷「薅羊毛」的年輕消費者追捧。筆者趕時髦搶了一回，九點九元開到兩塊奶油卷，相當划算了。不過嚴格說來，這種「剩菜」只是餘量食品，並非真正的別人吃剩下的菜。

民國初年，京城有一種吃法，叫作「瞪眼食」。其實，就是雜燴菜。有些人將飯館、酒席的剩菜，全部倒在一口鍋裏，京城土語叫作「折籬」。重油厚醬濃湯混合，已經看不清底下究竟有哪些吃食。

這種菜，專門賣給洋車夫、搬運工等苦力。每掏一個銅板，可以伸出筷子到鍋裏夾一次。究竟能夾到什麼，全憑個人運氣。運氣好的，夾到一個肉丸子、雞腿，就賺到了；時運不濟，夾到一塊瘦魚骨或是爛菜葉，只好自認倒霉。而且，這像抓娃娃機一樣，夾到的菜萬一手一抖，還沒放進碗裏即從筷子頭上掉落回鍋裏，銅板不退，但菜不允許重新夾。

正因如此，食客們圍着大鍋，一個個瞪大眼睛聚精會神，生怕出意外。而攤主同樣瞪眼監視，防止有人多夾。遂被稱為「瞪眼食」。有些破落的八旗子弟，像阿Q那樣——祖上曾經闊過，但後來又像《難兄難弟》裏的李奇那樣，繼承了「貧窮」，也加入了瞪眼行列中。這真堪稱是正宗「剩菜盲盒」鼻祖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前幾天我的手機壞了，換了個新的。這幾天，陸續下載安裝些常用的App。令我驚訝的是，它們剛前後腳來到我的新手機，就混得爛熟了。昨天睡前用讀書軟件瀏覽了幾本小說，第二天點開一個購書App時，頁面上整整齊齊列出了昨晚我瀏覽過的作家的書。不用說，一定是讀書軟件通風報信，把我夜讀的內容洩露給了圖書電商。其實，購書App推薦的書目中不少我早已購得，大概因為這些書是從實體書店買的，而App的情報網尚未延伸到線下購買紀錄。而且，App還沒和手機攝像頭「勾

今年端午期間，北京氣溫衝上四十一攝氏度，打破了六十餘年的同期紀錄。綠樹陰濃夏日長，解暑當然要吃西瓜，會吃的汪曾祺說：「西瓜以繩絡懸之井中，下午剖食，一刀下去，喀嚓有聲，涼氣四溢，連眼睛都是涼的。」城市沒有以前的老井，「繩懸西瓜置井中」的夏日樂趣，只能用冰箱裏的「冰鎮西瓜」來代替。

夏天都會吃冰棍，蘇童筆下的冰棍往事讀之尤令人難忘。小孩子嘴裏吮着一根棒冰（即冰棍），手裏拿着一個飯盒，在炎熱的午後的街道上拚命奔跑，「飯盒裏的棒冰在朗朗地撞擊着，毒辣

上世紀的港英政府於一九六二年在 中環建成香港大會堂，其後該場地成為本地藝文界的重要搖籃，孕育不少藝團及優秀藝術作品。直到一九八〇年，荃灣成為重點發展的新市鎮，當時政府於是建設了荃灣大會堂作為第二個主要表演場地。後者乃是中環大會堂的複本，設有幾近相同的音樂廳，據說本來還有一所劇院設在大會堂旁邊，但是需要社區達到適當人口數量才會落實興建，故此備用的地點其後多年都只用作巴士站，構想的劇院一直落空。

《愛的寓言》

《愛的寓言》展現出邁進而立之年的克里姆特出眾的寫實功力。作品以一個細長條的畫面呈現了一對如同電影男女主角般的愛侶，以側臉示人的二人緊緊相擁深情對視，沉浸在滿滿的愛意中。兩位情人頭頂被雲霧繚繞的朦朧感意境所籠罩，唯有頂端出鏡的幾個其他女性形象和骷體臉部得以清晰呈現——這些面容不僅象徵着女人的青春、老年與死亡，也暗喻愛情的轉瞬即逝。這種形式在畫家黃金期的作品中也反覆出現，左上角代表死亡的骷體也和史特勞斯《死亡的淨化》主題相融合。從克里姆特此作中能夠明顯看出十九世紀下半

搭」，不然，它定要唆使攝像頭偷看我的書櫃，掌握我的購書空白，更精準地刺激我的買書欲。

讀《西遊記》時，常受一個難題困擾：唐僧的行蹤是如何洩露的。盤踞潛伏在取經路上的妖精們似乎有一個共享的通訊網絡，實時追蹤唐僧師徒的行蹤並發布在妖界群聊之中。若把人生比作取經路，我們都是取經人。而手機裏的那些App或瞄準你的錢包，誘你豪橫支付，或耗費你的時間，讓你沉迷其間，真真像極了《西遊記》裏支起大鍋、淌着口水等吃唐僧肉的各路妖精。這些

的陽光威脅着棒冰脆弱的生命，所以孩子知道要盡快地跑回家，讓家裏人能享受到一種完整的冰冷的快樂」。這份夏日裏「冰冷的快樂」，因為有孩童的懂事而讓人感動。

河裏游泳是消暑常見的活動，作家中游泳最好的或要數沈從文。「天熱時，到下午四點以後，滿河中都是赤光光的身體。」沈從文在三十歲時寫的《從文自傳》記錄，學塾擔心學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學，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筆寫個大字，但沈從文「尚依然能夠一手高舉，把身體泡到河水中玩個半天。」這裏一可見游泳本領相當厲

荃灣大會堂的《牽牛花》

究其原因，當年的荃灣大會堂坐落於海邊碼頭前端，與港鐵荃灣總站和鬧市有一段頗遠距離，交通並不方便，難以吸引觀眾到場。然而，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曾經長時間在該大會堂推動兒童劇演出，與該場地有深厚感情。

我記得每次從港鐵站步行至荃灣大會堂，都會經過小店林立的路德圍，那裏有很多地道小吃，令人垂涎三尺。大會堂的前端是碼頭，當年有「水上的士」可以乘船到中環。即使並非乘船，在碼頭亦可觀看日落美景。自從不再直

App裏的取經路

App，有的面容姣好，巧笑倩兮，好比女兒國的玉兔精、陷空山的金鼻白毛老鼠精；有的表情悍橫，各持法寶，張牙舞爪，又好比黑熊精、老虎精、豹子精；還有不少背靠實體機構，詐立名目，巧取豪奪，不正如那些下界為妖的神仙佛祖身邊人嗎？

如前所述，App們和妖精一樣，不但對我們的日常行蹤瞭如指掌，還互通消息，沆瀣一氣。當我們不留神，被捕入了App的洞府，可沒有孫悟空打將進來搭救性命，更沒有仙佛在雲端喝那一聲：孽畜，還不現出原形，隨我去

害，二也反映夏天在河中游泳確實讓人舒服。

沒有多少人喜歡夏天的高溫，有些小動物卻特別歡愉。天氣一熱，北京老胡同裏掛在門口的蠅蠅又開始叫起來。蠅蠅主食南瓜花，據說吃了辣椒叫得更亮更久，有好玩者便會挑青辣椒來餵。現在，北京郊區和附近河北的農民到夏天還會捉了蠅蠅到城區來賣，一隻蠅蠅配一個小竹蓖籠子，還價的話十元人民幣差不多就能拿下。

畫蟬夜蛙，是夏天的專屬聲音。在中原地帶，現在樹林裏每到傍晚就聚滿捉蟬的人群，蟬出了地下洞穴後當晚就

接參與表演活動，我已很久沒有到過荃灣大會堂，即使前往觀看演出，通常都是來去匆匆。本月初我再到該大會堂，時間較充裕而在周邊瀏覽一下，不期然又湧起滄海桑田的感覺。

大會堂外牆已從咖啡色轉為米白色，予人清新氣息。周圍都是新型屋苑和商場，互相連接行人天橋，市民不用在街道遊走而吸取汽車廢氣。大會堂設有音樂廳和文娛廳，另有一所展覽館。是次我觀賞了新進團體在展覽館演出日本翻譯劇《牽牛花》。劇本原是意念化

吧。唯一可做的，只能如大唐僧般正心誠意，固守本心，抵禦外邪。事實上，這份堅定恰是孱弱如唐僧終成正果的根由所在，也是我們在這個App林立的世界裏取經之必需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會蛻變，於蛻變前捉住簡單來一盤「油炸金蟬」，鮮香酥脆很好吃。幾年前，二十餘位來自香港的大學生到中原參訪，接待者把炸好的金蟬擺在樹幹形狀的擺盤上，香港學生可能多沒見過金蟬，竟都嚇得不敢動箸。我知道它是個好東西，也就頻頻舉筷，而不顧「菜不過三口」的禮儀了。



樸散為器 馮愛枝

逢周三見報

的倫理暨懸疑謀殺故事，劇團將展覽館布置成冷冰冰的家居環境，不設觀眾席，觀眾需要遊走於環境之內，演員就在觀眾身旁演戲。雖然我覺得演出形式並不太配合劇情，但是就如荃灣大會堂的新穎轉變，劇團的創意仍然值得欣賞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菜單上寫着「香拌雁鵝唇」，不懂就問，這是什麼？服務員告知是鵝的上唇，作為一個從小就跟大鵝有淵源的東北人，眼看着牠們從鐵鍋裏走出，留下如此細膩的部位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一時間竟然誠惶誠恐。

然而，多大的敬畏都敵不過好奇心，上桌的那一刻還是「一馬當先」伸出了筷子。一片雁鵝唇，微微捲曲到精妙，像舞蹈中的「美人下腰」，薄而自在，掛着恰到好處的拌

汁，輕盈低調。嚼到之後大喊一聲，「好吃！」就是對這幾分鐘全部的交代了。前一秒停於混沌中的疑慮、探尋，很快在「唇齒相依」的那一刻落了地，脆生生的雁鵝唇，宛若開局的一首歌謠，細膩光潤，有點像壓平之後鴨舌跟鳳爪的集合體，比前者多一絲絲Q彈，比後者更加溫順，吃起來平易近人，一看就是好性子。後來帶着滿心感激做了功課。這才知道此鵝非彼鵝，貢獻給這道菜的，跟尋常人家拿去燉的家養鵝有所不同。它學名叫做「雁鵝」，與鴻雁同屬一科，多棲居在東北、華北地區，耐寒壯實，本身也肉質肥美，適合做菜。單拎出來的上唇部分就是雁鵝唇了，跟豬鼻筋、鴨舌相似，本着一個物以稀為貴的原理，讓每一個接近它的人，都能從心裏默念「且吃且珍惜」。說實在話，東北名菜「鐵鍋燉大鵝」的口味，其實見仁見智，畢竟鵝肉有韌性，要掌握好時間火候，有時候一桌的人圍坐，實在眾口難調。但這一盤雁鵝唇，是情真意切地一視同仁，爽口清淡，楚楚可憐的樣子任誰都會心生憐愛，不要花招，一種曲風演到底，這樣的優良品德，要多加推廣才行。

幸會雁鵝唇，以後，它就是保留曲目了。想到這裏突然又有點不安，用前菜拉滿的新鮮感，主菜知道了，會不會嫉妒呢？

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電影解說

近來，各種視頻網站上「電影解說」類視頻肉眼可見地多了。「繁榮」的背後，既說明觀眾對這類「x分鐘看完xx電影」的視頻有需求，也說明做這類視頻「有利可圖」。

視頻網站上，一些頭部電影解說賬號，每條視頻的播放量都在幾十萬上百萬左右，可以說相當驚人。而製作者的收益與視頻播放量緊密相關：以內地幾個頭部視頻網站為例，一條視頻每十萬播放量的平均收益，「今日頭條」為二百至三百元，「抖音中視頻」為三十至七十元，「Bilibili」為一百至一百三十元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做了一條高質量的電影解說，同時在上述三個平台發布，都獲得一百萬播放量的話，製作者大約可以獲得五千元人民幣的收入。

我不禁想，這樣的「電影解說」會侵犯版權嗎？畢竟解說的基礎來自於電影本身的故事，而故事來自於導演、編劇、演員等人。把別人的故事縮短一些，換個說法再

講一次，再配上別人拍的畫面，這個視頻就是屬於自己了嗎？查了一下網上的說法，果然，針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很多討論。主流看法是，如果只對電影進行濃縮、剪接和講解，即純粹的「x分鐘看完xx電影」是很有可能被認為侵權的，但如果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一些個人的觀點，比如評論、吐槽、分析、發散，就很可能被認為是「合理使用」。而且，只要不是在電影上映期間分享有「劇透」性質的情節濃縮視頻，就很難被認為對原作品的潛在市場或者價值造成影響，進而更難被版權所有方追責。

看來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，法律對於「電影解說」視頻似乎也沒有辦法。只能告訴各位，如果「解說」看到一半覺得還不錯，記得關掉視頻去看原片，一定更吸引。

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葉席捲歐洲大陸的「日本主義」對他的影響——中間細長的畫面在兩側金色畫板的映襯下，展現出了日式金色屏畫的效果（傳統西畫除了祭壇畫外側嵌板外並沒有細長豎條的創作形式）。左右頂端部分的粉色玫瑰與女子的長裙相呼應，反映出新藝術運動風潮中的裝飾性對年輕克里姆特的影響。值得關注的是，大部分空白的金色畫板或許反映出他已經領悟了東方藝術中的留白。不過，唱片封套僅保留了畫面正中央男女旁若無人的深情對望局部。

「碟中畫」理查·史特勞斯三首交響詩／《愛的寓言》



藝加之言 王加

微信公眾號：Jia_artscolumn

逢周三見報

人工智能

上星期，讀一名政要的文學專欄，見她對人工智能的不負責任大加抱怨，不禁開懷大笑。因為就在幾個月前，ChatGPT剛剛問世，各路名人紛紛站出來「帶風向」，認為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是大勢所趨，一些「含金量」不高的工作必定會被人工智能取代。而事實上呢？當ChatGPT誤將人大常委李慧琼譯作為現屆行政會議召集人、新民主黨誤譯成「民主黨」，甚至出現「徐英偉小姐」，以至於幾百字的新聞稿最終不得不由「活生生的人」把關、方可出街時，我們是不是還會認為人工智能會取代很多看似初級的崗位？

也許，有人會說，人工智能也依然在發展，也一定會變得越來越成熟。但我始終認為，人終歸是人，就如同人工畢竟是人工。讓生活越來越美好，是人類發展的目標，也是必然。人工智能，應該是「美好」的一部分，但不會是全部。現在的人工智能，迎合了「貪圖簡便」的人性，所以，它能夠提

供的服務，說到底停留於知識的掌握，充其量有某些抽象的低等模仿。

我不是IT高手，對言必談高科技之類的人和事向來沒有熱情。但我堅信一點：人作為社會關係的總和，生活在真實的社會性當中。人工智能，可以光速般在大數據中抓取信息，並能夠如調皮的孩子般給出答案、迎合人類的某些虛榮——當然，也可以引發如前文提到的大加抱怨。但它無法成為浪跡天涯的遊子，無法在人世間含辛茹苦、九死一生，無法於「永夜月同孤」的悲天憫人和「仰天大笑出門去」的志得意滿中間創造出豐富多元的體驗。我們更不可能看見它大徹大悟、拈花微笑，因為它到底不是他或她，無法在文學中滋養並且成長。



負喧集 趙陽

逢周一、三見報